

春节假期共推52场重点演出 “演艺大世界”虎年继续虎虎生威

■本报记者 王筱丽

据统计，今年春节假期，演艺大世界区域内剧场共推出52场重点演出。大年初二开始，百年天蟾逸夫舞台便好戏连台，上海京剧院、上海昆剧团推出贺岁联合演出季，新春演唱会、经典传统戏排满日夜两场；初三至初六，仙乐斯木偶演展中心共为市民准备了16场精彩的木偶演出，新概念演艺项目《走进光影》在上海木偶剧团演艺新空间“木偶BOX”首发；亚洲大厦“星空间”排档音乐剧《灯塔》《火焰》《危险游戏》和脱口秀表演轮番上演……节日期间，作为全国规模最大、密度最高的剧场群，“演艺大世界”继续迸发出强劲的活力，为观众奉上一台台文化盛宴。

看京昆到天蟾，名家云集贺新春

大年初二，名家云集的新春京剧演唱会唱响天蟾逸夫舞台。大年初三至大年初五，《定军山·阳平关》《凤还巢》《杨门女将》《伍子胥》四台大戏接连登场。虎年伊始，上海京剧院短短四天内就献上五场演出，打造了精彩纷呈的国粹盛宴，陪伴广大戏迷欢



上海木偶剧团的沉浸式体验剧《走进光影》。制图：李洁

京剧名家史依弘带来“梅派”名剧《凤还巢》经典名段。

大年初三，京剧《定军山·阳平关》在天蟾逸夫舞台上演。



度新春。陈少云、史依弘、王珮瑜、傅希如等名家齐聚，流派纷呈的演出吸引各年龄层的新老戏迷走进剧场。在初三日场上演的《定军山·阳平关》中，青年文艺家蓝天一人分饰两角，《定军山》中饰演豪情满怀的黄忠，《阳平关》中饰演武力超群的赵

云，充分展示了扎实的文武功底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今年央视春晚中凭借《徐策跑城》惊艳全国观众的陈少云在《阳平关》一折中倾情助阵饰演黄忠，当今“麒派”掌门人苍劲有力的唱腔成为演出的一大亮点。当晚夜场，寓意阖家团圆、美满幸

福的“梅派”名剧《凤还巢》为戏迷带去了欢乐。“梅派”大青衣史依弘饰演美貌聪慧的“程雪娥”，献上“日前领了严亲命”“她明知老爹爹为奴行聘”“母亲不可心太偏”等广为传唱的经典名段。作为一出充满笑料的轻喜剧，自然也少不了丑角的精彩表演。丑角名家

严庆谷、青年丑角杨康在剧中分别饰演“朱焕然”和“程雪雁”，表演夸张搞笑，极具喜剧效果。初五、初六，两台经典昆剧《占花魁》《凤箫误》上演。《占花魁》是一出小生与旦角的对子戏，也是上海昆剧团的保留剧目之一，剧中人物内心情感变

演艺空间全新出发，观众点赞本土文化

五彩斑斓的光影、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、沉浸式的观剧体验……春节期间，上海木偶剧团的最新作品《走进光影》在剧团第二演艺空间“木偶BOX”首发，为小朋友和大朋友们送上一份别样的新春礼物，这也是仙乐斯木偶演展中心复馆一周以来再次传承创新，为观众献上的新概念演艺项目。以光影探秘为主题，《走进光影》的情节里可以看到《狐狸与乌鸦》《小蝌蚪找妈妈》等童话故事。与众不同的，是跟随“踏光者”的指引，小观众们得以走上台前，和小狐狸互动，与皮影共舞，亲自体验一把木偶艺术。利用光和影作为艺术形态，《走进光影》从探秘和体验的角度出发，力图激发孩子们的艺术感知。从进入到“浸入”，45分钟的零距离接触让小观众们对这神秘而无限的光影世界流连忘返。

前不久修缮一新的兰心大戏院假期期间也传来阵阵笑声。初四、初五下午，由上海滑稽剧团携手上海文广演艺集团联合主办的《龙腾虎跃闹新春，海派滑稽大荟萃》登台亮相。小品、独脚戏、上海说唱等节目令观众眼花缭乱，80岁的上海说唱表演艺术家龚伯康以一曲《金铃塔》将演出推向高潮。“新年第一次进剧院，当然要看看最上海的演出了”“有继承有新编有发展有传统”“希望阿拉上海的滑稽艺术能一代一代传承下去”，看完演出的观众纷纷在网上留言，为本土文化点赞。

张艺谋新片《狙击手》打出跨越时空的一腔热血

凭借口碑逆转排片劣势，成为春节档唯一连续三天票房逆袭影片

■本报记者 黄启哲

导演张艺谋首次“进军”春节档上演了一出“后发制人”。他与女儿张末共同执导的《狙击手》在上映前几日排片遇冷的情况下，凭借诚意制作与观众口碑扭转劣势，排片、票房、场均人次逐步上扬，成为春节档唯一连续三天票房逆袭影片。尤其是张艺谋执导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赢得超高口碑后，《狙击手》“自来水”自发为影片宣传推荐，令相关话题频频登上抖音、微博热搜。截至发稿前，《狙击手》票房已破3亿元。正如片中狙击手“箴言”——精品力作会被观众看见、认可、推荐，从而倒逼市场实现“后发制人”。

该片虽与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是同赛道起跑，却构成视角、风格互为补充的格局：如果说《长津湖之水门桥》是恢弘的、全景的，那么《狙击手》便是特写的、聚焦的。视角风格不同，却带给观众一样的震撼与感动。尽管全片没有大场面与持续激战，也没有气壮山河的豪情宣言，但凭借扎实的剧本与紧张节奏，敌我双方以班组小队为单位的冷枪拉锯，依旧能够揪紧今日观众的心，进而翻涌起更为深沉的爱国情怀。

众多“以小见大”成就战争书写的抓地感

“以小见大”，这不只是就其着力还原一场班组狙击战的题材而言。从时长来说，96分钟的篇幅是同期春节档影片中最短的，其紧凑的节奏令观众感慨“全程高能”。

从视角来说，全篇聚焦微观层面的战术博弈。从电影艺术而言，比起近年战争片凭借大场面凸显战争残酷的拍摄，“冷枪冷炮运动”的影视化改编具有一定难度。这是因为，冷枪对决是对耐力与意志力的极大考验。单从战斗表现上来说，拉锯消耗缺少戏剧起伏与层次感。甚至战场上为掩护战友的火力压制要省着用子弹，也就缺少了银幕表现时场面调度的变化。然而《狙击手》通过细致还原，凸显志愿军战士“见招拆招”的智慧胆识。这令观众可以更加深刻认识到，中国人民志愿军何以在敌我装备差距极大的情况下艰难夺取胜利。

从人物刻画来说，全片几乎没有闪回、没有荡开去的闲笔，但凭战场上的零星台词对话，与交战中的片刻喘息，立起性格各异的志愿军英雄群像。

而从演员阵容看，狙击五班全员仅靠此前凭借《我不是药神》在大银幕算是实力派“熟脸”，其他均为新人演员。看似青涩用力的表演，却与剧中年轻战士的稚气未脱、情感充沛、坚毅执着的形象，形成了内外呼应，最终以真挚情感打动观众。众多的“以小见大”，令影片呈



制图：李洁

现出一种扎实的抓地感，从而给习惯于“大片”视听语言的观众，一种平实的观演体验。是创新，更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回归。

这不是狙击手间的较量，而是集体力量战胜了个人英雄主义

《狙击手》在特写聚焦的电影叙事中，努力达成集体力量与个体塑造的平衡。这种平衡不只是艺术表现层面的。影片也试图去解开中国人民志愿军赢得胜利的根本——崇高的集体精神；与高度的组织纪律性，这才是志愿军能够扭转局势的关键所在。

故事开端，是敌军视角下的诱捕。片名里的“狙击手”是谁？他是

英文报纸上大肆渲染的“狙击枪神”。作战风格低调却占据头条拥有特写照片。他是美国狙击手潜心研究数年，一心要与之一较高下的对手。他也是敌军自上而下企图打击的关键目标，活捉他的人可邀功请赏，而被志愿军重挫、士气低迷的美军更妄想靠攻克他提振军心，不惜为其精心设计一场阴谋。

而在志愿军一边，这个令敌人或闻风丧胆或蠢蠢欲动的“枪神”，却是万千战士中最普通的一员。班里小战士关心的不是他的枪法，而是他何时能“笑一下”；连长对其交办的不是歼敌数量，而是带回一名侦察员；而他自己，眼见战友的连接牺牲，明知深陷诱捕圈套，却抛开复仇怒火与个人安危，咬定上级任务毫不动摇。

敌我双方的视角，让一个狙击手形象逐渐丰满。可随着故事展开，观众逐渐意识到，故事的主角不是章宇饰演的“他”，也不是作为故事讲述者，续写“枪神”奇迹的小战士，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民志愿军。那边厢，是从动机到立场地强调“超级英雄”光环，甚至以己度人，认为消灭一个肉体凡胎便是胜利。而在志愿军这里，从战略战术制定到每一场短兵相接，终极指向都是“我们”。正是坚定不移执行的强大信念感，才有了义无反顾、前仆后继地牺牲，艰难夺取正义之战的最终胜利。

影片结尾，在韩红演唱的主题曲《回家》中，影片横扫在山洞中休整的志愿军伤员，以此致敬《上甘岭》中唱起《我的祖国》时的经典场面。“一条大河波浪宽，风吹稻花香两岸”的思乡曲，接续书写，成为“天涯滚烫，落日金黄，孩子的牵挂，永远是家乡”的深情回响，告慰英雄。



作家张洁著有长篇小说《沉重的翅膀》《无字》等多部作品，影响广泛。（资料图片）

■本报记者 许畅

曾两度获茅盾文学奖、自学油画77岁开画展……著名作家张洁2022年1月21日在美国因病逝世，享年85岁。消息传来，文学圈出版界悼念惋惜声一片。正如她的代表作之一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，张洁的作品与风范也长存于读者心中。

“别人都是害怕被人遗忘，但是张洁是不愿意被人记起。”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、评论家李敬泽曾在《张洁画展小记》中这样描述“我们深爱的、敬畏的张洁”——“那个对世界高昂着下巴的张洁，那个眼中带有玫瑰和枪炮的张洁，那个卑微得如一粒尘土随时准备自我遗忘和被遗忘的张洁，那个被深爱的蓝所沁染的站在地上飘在天上的张洁，那个注定奔跑、注定孤独的孩子……”

“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读得我泪流满面。张洁以爱情人手写，结局念叨的却是人间情父母之爱。从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一点作家对人间爱情的别样的理解。这样的情感谁都有过，而我们却写不出这样的文字，张洁做到了。”沪上资深出版人魏心宏在朋友圈写下的话语透着遗憾，“再美、再勇敢的人也要离去”。

作为中国新时期文学重要代表性作家，张洁著有长篇小说《沉重的翅膀》、中篇小说《祖母绿》、短篇小说《从森林里来的孩子》《条件尚未成熟》、短篇小说集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、小说散文集《方舟》、散文集《在那绿草地上》等。她曾以《沉重的翅膀》《无字》分别获第二届、第六届茅盾文学奖，多次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、短篇小说奖；部分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，并获意大利骑士勋章及德国、奥地利、荷兰等多国文学奖。

在评论界看来，张洁是呼唤真情实感的女作家，也是关注国家和民族命运的作家，不断向着人性和文学的更深层次突破。改革开放初期，张洁就以充沛激情和锐利语言完成了小说《沉重的翅膀》，聚焦工业经济体制改革，198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单行本，引发广泛影响。她在创作过程中呕心沥血，一遍又一遍地修改，体现了作家强烈的现实关怀。

着眼宏大时代命题的同时，她亦以女性敏锐的眼光与细腻的感受，呈现几代女性命运起伏。如果说早期小说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，是为爱建造一座理想神庙，成为张洁对爱的宣言；到了《祖母绿》则将爱情理想转化为曾令儿孙式的无私的爱，展现出女性博大的精神力量；而当现实的失望消解了爱情神话外壳，又何尝不是曹荆华、柳翠、梁倩三位女性角色在《方舟》中的展现。

1991年，张洁的八旬母亲去世。她写下《无字》纪念母亲，小说以女作家吴为的人生经历为主线，以家族三代女性婚姻故事折射时代的大动荡。张洁几易其稿，将100多万字压缩至80多万字，历时12年完稿。她还写下长篇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，文字中的温柔、脆弱缠绕着，倾诉对母亲的思念，令一代代读者感同身受。此后作品被改编为同名电影，由斯琴高娃、黄素影等主演，平凡中见真情。

放下钢笔，晚年的张洁拿起了画笔，她这样解释学画经历：“医生的一个偶然建议，2006年我开始画画。跟写小说一样，也是自说自话（画），从来没有学过。第一次连画笔怎么拿都不知道，只有一腔的热爱。”2014年她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办个人画展，形容这是“告别演出”——“张洁就此道别了！死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没有了内容的活。”她说自己没什么爱好，也很“无趣”，不会打麻将，不会唱卡拉OK，不喜欢参加饭局，只喜欢画画。当时，作家铁凝在文章中写道，张洁的家是画布和颜料，房间的墙上全是画作，而此时的张洁“洒脱、淡定”。她说自己被张洁的画作触动，在画布中重新认识了老友，张洁如“孤侠”行走天下”。

诗人西川在为张洁画展而写的《没有内心的风景不是风景》中如是评价：“作家、诗人圈里画画的人并不罕见，因为都是业余身份，所以我从不苛求。但是，看到张洁老师一些画作之后，我心里颇感惊讶。”张洁当年无心说过的一句话，对他影响至今：别以为别人的生活、远方的生活才是生活，你的此时此刻就是生活。

以长篇小说《沉重的翅膀》《无字》两度获茅盾文学奖，《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》改编成同名电影
那个写下《爱，是不能忘记的》著名作家走了！她叫张洁！